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將

第一回 北漢主屏逐忠臣 呼延贊激烈報仇

卻說北漢主劉鈞，聽知大宋平定各鎮，與群臣議曰：「先君與周世仇。宋主之志更不小，今既削平諸國，寧肯容孤自霸一方乎？」諫議大夫呼延廷出奏曰：「臣聞宋君英武之主，諸國盡已歸降。今陛下下隅之地，何況兵微將寡，豈能相抗？不如修表納貢，庶免生民之禍，而保河東無虞也。」劉鈞猶豫未決。忽樞密副使歐陽昉進曰：「呼延廷與宋朝通謀，故令陛下納降。且晉陽形勝之地，帝王由此而興。無事則籍民而守，有警則執戈而戰，此勢在我耳，何必輕事他人乎？乞斬呼延廷以正國法。倘或宋師致討，臣願獨當之。」鈞允奏，令押出呼延廷斬首。國舅趙遂力奏曰：「呼延廷之論，忠言也，豈有通謀宋朝之理？主公若輒斬之，使宋君聞知，則征討有名耳。必欲不用，只宜罷其職而遣之，庶全君臣之義也。」劉鈞然其言，下令削去官職，罷歸田裡。

呼延廷謝恩而退，即日收拾行裝，帶家小直向絳州而去。歐陽昉尚不遂意，深恨呼延廷，欲謀殺之。喚過親隨人張青、李得謂之曰：「汝二人引健軍數百人，密追呼延廷安下處，盡殺之，回來吾重賞汝。」張、李領諾，即引健軍追趕呼延廷去了。

卻說呼延廷與一起人行至石山驛，日已晚，歇下鞍馬。是夜與夫人對席飲酒，自敘不幸之事。將近二更，忽聽驛外喊聲大振，火炬連天，人報有劫賊來到。呼延廷大驚，令家人速走。張青、李得部眾擁入驛中，將呼延廷老幼盡皆殺了，財寶劫掠而去。

時隨從人各自逃生，只有妾劉氏抱著幼子，走入廁中，保得性命。至四更，劉氏歎曰：「誰想我家遭此劫數，使我母子無依。」放聲大哭。忽有一人在後叫曰：「小娘子何故號哭？」劉氏星光之下，淚眼觀看。其人近前問曰：「汝是誰家女子，獨自到此？」劉氏位曰：「妾是本國諫議大夫呼延廷偏室，因回歸鄉裡，至此被強人劫掠，將一家盡皆殺死，只留得妾身同乳子，避於此間，無計可保，望尊官見憐。」其人聽罷，懷憤長呼曰：「吾乃河東府兩院領給，姓吳名旺。適聞殺汝恩主者，卻是歐陽昉親隨人張青、李得，假作強人到此。汝宜速抱幼子而走，不然一命難保。」道罷而去。

劉氏正慌間，忽驛外喊聲又起，一伙強人擁入，見劉氏，捉住來見馬忠。馬忠曰：「汝何處女子，抱著孩兒在此？」劉氏曰：「妾含冤負屈……」因將一家被害之故，備述一遍。馬忠曰：「適夜巡人來報，驛中有官宦被劫，我等正要來奪分金寶，原來有此苦事。汝若肯隨吾回莊，撫養孩兒長成，與汝報此冤仇，可乎？」劉氏曰：「妾有莫大之冤，何恤微軀？願從大王而去。」馬忠即引劉氏，回至莊上。將近天晚，馬忠安頓劉氏居莊，自與手下復口山賽去了。劉氏密遣人去驛中收殮其屍首，埋於一處，立意只圖報冤，撫養孩兒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將近七年光景，孩兒已長成矣。馬忠與其子取名曰福郎，送往從師學業。其子生的面如鐵色，眼若環朱，貌類唐時尉遲敬德。雖是讀書，暇時便習兵法。年至四十五，走馬射箭，武藝通曉。使一條渾鐵槍，有神出鬼沒之能。馬忠見其雄勇，不勝歡喜。改名曰馬贊。一日，隨馬忠出莊外，見一起腳夫扛著大石碑來到，上寫道：「上柱國歐陽昉」數字。馬忠見了，憤怒變色。馬贊曰：「大人見此石碑，何故有不足之意？」忠曰：「看此歐陽昉名字，甚有傷吾心也。此人五年前，害卻呼延廷一家。吾聽得呼延廷有子尚在，我若見他，便與之同去報仇矣。」贊怒曰：「可惜孩兒不是呼延廷之子，若然，即日報仇。」忠曰：「此事汝母更知其詳，可入問之。」

贊回莊，入見母劉氏，問歐陽昉害呼延廷一家之故。劉氏嗚咽灑涕而泣曰：「我含此冤恨，今已有五年矣。汝正是呼延廷之子，此父乃托養汝者也。」贊聞此言，昏悶在地。馬忠逕入，倉皇救醒。贊哭曰：「孩兒今日辭父母，便去報冤。」忠曰：「他是河東權臣，部下軍士甚眾，如何近得？須用計策圖之。汝今後只稱我為叔。」贊拜曰：「叔叔有何計策教我？永不忘恩！」忠正思量間，忽報耿忠來相訪，馬忠即出迎接。

入至莊裡坐定，令贊相見。耿忠問曰：「此位是誰？」馬忠曰：「義子馬贊也。」乃問耿忠來此之故。耿忠曰：「適與強人相爭，贏得一匹好馬，名曰『烏龍馬』。將要送往河東，賣與歐陽丞相，因過尊兄莊上，特來相訪。」馬忠曰：「既賢弟有此好馬，不如只賣與小兒，就中更有事理。」耿忠曰：「吾與尊兄，義雖契結，勝如嫡親，汝之子即吾姪也，此馬便當相送。」馬忠大悅，因具酒禮相待。

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歐陽昉所害，此子是呼延廷親生，正欲報仇，不得其策。耿忠聽罷，憤然曰：「尊兄勿慮，吾有一計，可以殺歐陽昉也。」馬忠曰：「弟有何策？願指教之。」耿忠令贊近前，謂之曰：「汝今只將此馬送入歐陽昉府中，稱作拜見之物。他得此馬，定問汝要何官職，須道不願為官，只願跟隨相公養馬，彼必喜而收留。待遇機會處，因而殺之，此冤可報也。」贊拜受其計。是日席散，耿忠辭歸山寨。次日，贊拜別馬忠、劉氏，上馬登程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豪毅英雄膽氣粗，軒昂人物世間無。

此行必定冤能報，方表男兒大丈夫。

且說呼延贊離了馬家莊，逕赴河東，訪問歐陽昉府中，令人報知曰：「府門下有一壯士，牽匹好馬，要來獻與相公。」昉聽罷，即令喚入。贊到階下跪曰：「小人近取得駿騎，特來獻相公以為進見之禮。」昉曰：「汝何處人氏？」贊曰：「祖居馬家莊，小人姓馬名贊。」昉曰：「此馬價值幾何？」贊曰：「價值連城。」昉聽得，自思：「此人必圖做官。」令左右問之。贊曰：「不願為官，只願服侍相公一年半載，終是名分人也。」昉見贊儀表奇特，又送他這馬，不勝之喜，即收留為左右使喚。贊既欲行事，遂盡意奉承，極得昉之歡心。

開室七年八月中秋佳節，歐陽昉與夫人在後園涼亭上飲酒賞月。怎見得中秋好景？有蘇子瞻《水調歌頭》為證：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闈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！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歐陽昉飲罷，酒醉，從人扶入書院中，憑幾而坐。贊隨至院中，自思：「此處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」正欲拔出短刀，忽窗外有人持燈籠進院，卻是管家來請昉安歇。贊即藏刀入鞘，歎曰：「此賊尚有餘福，須再圖之。」

卻說趙遂以歐陽昉專政已久，恐惹兵端。一日，奏知北漢主曰：「昉有擅殺之罪，陛下若不早除之，為患深矣。」會帥將丁貴等，力劾其罪。劉鈞乃降歐陽昉丞相之職，宣授為團練使之職。防恥與遂同列，上書辭歸鄉裡。漢主允其請。昉即日收拾行李，領從人離晉陽，望鄆州而去。不消一日，已到其家，諸親眷皆來稱賀，昉日具酒禮相待。

九月九日，卻是昉之生辰，準備筵宴，與夫人暢飲。呼延贊獨安外房，悶坐無聊。將近二更時分，出庭外閒行，但見月明如晝，西風拂面，贊仰面長歎曰：「本為父母報仇到此，不遂其志，蒼天能無憐及我那？」言罷揮淚入房，偃身而臥。忽窗前起一陣怪風，贊睡中見許多人滿身鮮血，向前抱著贊曰：「汝父被昉所害，今日可以報仇矣。」贊聽得，忽然覺來，只是夢中。

正在猶疑間，忽從人來叫：「馬提轄，相公有事喚汝。」藏了利刃，逕入書院中，見歐陽昉睡在牀上。昉曰：「吾飲數杯，宿酒未醒，汝在身旁，好生服侍。」贊應諾，因自忖曰：「此賊命合休矣！」約近四更，贊走出院外，見四下寂靜，正是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腰間取出尖刀，寒光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復入書院，拿住歐陽昉曰：「汝認得呼延廷之子麼？」昉驚得心膽飛裂，連告曰：「饒我一命，家私盡付於汝。」話聲未絕，贊即揮刀，刺入咽喉。歐陽昉大痛無聲，命歸陰府。贊既殺歐陽昉，逕入內去，將夫人並至親男女四口盡皆屠了。靜軒詠史詩曰：

氣概凌雲孰可加？懷冤必雪震中華。

全家竟殺伸深恨，始信皇天報不差。

贊殺出庭中，只有老嫗跪在階下，告曰：「乞饒殘生。」贊曰：「不乾汝事，急去收拾金寶與我。」老嫗進房，將緞帛金銀，裝作一車，與贊帶回。贊臨行，以血書四句於門曰：

志氣昂昂射鬥牛，胸中舊恨一時休。

分明殺卻歐陽昉，反作河東切齒仇。

呼延贊寫罷，騎了烏龍馬，並帶金寶，連夜回見其母劉氏，具道殺死歐陽昉一家四□余口，並取得金帛而回。劉氏大喜。次日，與馬忠相見，忠問曰：「報得仇否？」贊答曰：「賴叔叔之福，將昉老少一家誅戮殆盡，臨行留有字跡四句。」馬忠問曰：「字跡如何道？」贊以其詩告之。忠驚曰：「倘漢主得知，則吾家有滅族之禍！汝速宜收拾盤費，往賀蘭山，投耿忠、耿亮二叔叔，以避其難。」贊領命，即日拜別父母而去。